



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

金帆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8040

在紅軍長征的道路

金 楓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老君堂1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7

中國青年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售

787×1092 1/32 33.8印張 3插圖 61,000字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47,200

統一書號：10009·264

定價(6)三角四分

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

金 帆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1955年，中宣部和總政文化部組織了一批作家、作曲家，到紅軍長征的道路上去採訪創作材料；一行十幾人，由南昌啟程，經井岡山、瑞金等老革命根據地，沿着紅軍長征的腳印一直走到雪山草地，走到延安。

“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是作者回來後所寫的文章，曾陸續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這裡有當年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今天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面貌。它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新的知識。

封面設計：武 森

前 言

1955年4月下旬，中宣部和总政文化部組織了“長征采訪小組”，到紅軍長征的道路上去采訪創作的材料。成員有波蘭的兩位作家和中国的几位作家、音乐家。由总政文化部李兆炳副部長（長征老干部）帶領我們前去，同行的还有一位長征干部曹振輝同志及其他隨行人員。4月23日由北京出发，七月中下旬先后回到北京，历时約三个月。走的路綫是：翻山、南昌、井岡山、瑞金、遵义、婁山关、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波蘭的兩位作家还去了一次延安。基本上是沿着紅軍的脚印走的。紅軍由瑞金出发举行全世界聞名的二万五千里長征，足足走了一年；我們由“八一起义”的南昌开始，越过雪山草地到达延安，不过是兩個多月。因为紅軍“开劲”的是兩条腿，走的是崇山峻嶺間的羊腸小道；我們开劲的是汽車火車，走的是寬闊的大路，有时还坐飞机。

現在，我把我个人所得到的印象和感受，写成这篇“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虽然長征队伍是由瑞金出发的，但紅軍沒有長征以前，已經走过一段很長很長的道路，所以我从南昌和井岡山写起。

目 次

“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南昌	5
井冈山	13
红色的土地	24
访问“红都”瑞金	31
拿起红军留下的枪枝	59
从五岭到乌江	44
遵义与娄山关	54
红军坟的故事	61
金沙江与红二方面军	67
丽江散记	74
安顺场	80
泸定铁索桥	87
雪山下的新城市——刷经寺	92
草地	97

“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南昌

1

“五一”劳动节的前三天，我們到达南昌。一部分同志住在省人民委员会的交际处内。这是一座四层的楼房，位于南昌最熱鬧的市区里。这座楼房原名“江西大旅舍”，它就是八一起义的总指挥部。当时的前敌委员会書記周恩来同志、北伐时指揮过“铁軍”里一个师的叶挺同志和其他领导起义的大部分同志，都住在这楼内。

站在江西大旅舍楼頂閣楼前面的欄杆里，可以望見整个南昌市：象网一样縱橫交叉的大街小巷和街道兩旁整齐地排列着的楼房，波浪似的起伏的灰黑色的屋頂和远处正在吐着黑烟的高大的工厂烟囱；晋朝时候建筑的巍峨的繩金塔和橫跨在贛江上的二里多長的八一大桥……也一一呈现在眼前。那寬闊而美丽的贛江由天的一边飄动着片片的白帆，流过南昌的西面，又向天的那一边滾滾地奔騰而去。这就是古詩人歌頌过的“落霞与孤鶩齐飞，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南昌；这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举起紅旗的英雄城——南昌！

南昌市的人民很早以前就受过革命的鍛煉。远在1906年清朝时候，这里就发生过轟动全国的“教案运动”。

事情是这样的：外国的教会在江西任意侵占人民的土地和任意欺压群众，引起群众纷纷起来反抗。法国的神父强迫当时的知县江少堂去抓那些反对教会的群众，知县虽然抓了几个，但当神父要求杀掉的时候，知县却不执行，因此法国的神父就借請吃飯的名义把江知县騙去杀害了。群众得知消息后非常憤怒，集合起来要給知县报仇。滿清的巡撫很害怕，一方面采取威胁的办法来阻止群众，一方面又派紳士到群众中进行拉攏破坏；群众不理，还是在广场上集合示威。神父到衙門里去威胁巡撫，說江知县是在家里自杀的，不是他神父杀害的；回来时恰巧經過广场，群众看見，一拥而上，把他活活打死，抛到湖里去。

这样，运动迅速地轟开了。南昌全市举行罢市，人民到处起来燒教堂杀神父，反动的滿清政府用军队来镇压也镇压不住。江知县出殯的时候，反动政府禁止群众参加，群众却冲破重重的阻擋，三四万人参加了送葬的行列。

虽然这轟轟烈烈的运动被向帝国主义屈膝的滿清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南昌人民却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至今，老年人談起这件事，还咬牙切齿地痛恨帝国主义和当时的反动政府。

五四运动以后，党的杰出的活动家如赵醒农、方志敏等同志都到南昌来工作过，开办黎明中学，新文化書店，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来领导反軍閥的斗争。大

革命时期，有一部分在广州“农民运动講習所”受过毛主席教育的同志也回来了，在南昌組織了工会和农民运动訓練班，彭湃、恽代英等同志都在这个訓練班講課，培养了許多革命青年。

1927年3月15日，蔣介石在贛州杀害了江西省的副委員長兼贛州市工会委員長陈贊長同志，南昌的群众拿着他的血衣在街上游行；当时国民党的省党部掌握在AB团（反共团）的手中，那些反共分子竟出来毆打游行的群众。群众非常憤怒，冲进省党部，把省党部書記長程天放和六个委員都抓了出来，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四处去游街，帽子上写着：“我是反革命”，“反革命是我”。当牛行車站的反动宪兵正准备出来制止的时候，群众又冲进宪兵的营房里，將他們全部繳了械。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革命鍛煉，所以八一起义的时候，南昌市的人民都热烈地起来响应。起义以前，南昌到九江的铁路南潯綫本是不通的；为了迎接起义的叶挺和賀龙的部队，群众都起来修铁路，很快就修好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張灯結彩，牆上树上貼滿了标語：“欢迎鉄軍！”“打倒蔣介石！”同时組織了运输队，招待站，工厂还組織了工人糾察队。

叶賀的部队在起义前不久才到达南昌，他們分別駐在反動派朱培德軍队的营地附近。

起义是在7月31日深夜开始行动的（国民党叫七·三一事变），起义的人員手臂上都系着一条紅布帶。那时南昌还有城牆。指揮的同志在城牆上打了一枪作信号，城里城外的英雄就一齐冲进敌人的营房里。敌人的士兵正在睡大觉，軍官还

在蜜子里鬼混或在酒館里叉麻將。除了进攻朱培德的軍部因为对方有准备,打得很激烈以外,其他地方很快就解决了战斗——仅仅三小时左右。

8月1日的黎明,中国人民就向全世界宣布了起义的胜利,从此,中国的革命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起义后組織了三个軍。朱德:第九軍,叶挺:第十一軍,賀龙:第二十軍;賀龙为总指揮。8月5日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后来在潮汕一带受了挫折,朱德同志帶領一部分队伍到湘南打游击,第二年春天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合,組成了中国的紅軍。

2

解放以后的南昌,各項工作都在大踏步地前进:高大的河堤筑起来了;寬闊平坦的馬路代替了以前窄狹的街道和頹毀的城牆;工厂的烟囱象南昌人民在城里城外种的树木一样,一天天增加和茂盛起来了;堆垃圾的荒地变成了花园;美丽的东湖正在含着笑渦……。如果你来到南昌,这一切都会激动着你的心;但是更加激动着你的心的,恐怕是那些永远值得我們紀念和深思的地方:“江西大旅舍”、“八一保育院”、“中南軍区文化学校”、“子固路小学”、“八一公园”、“烈士紀念館”……。

“江西大旅舍”是一座長方形的樓房,中間有一天井,天井里种着各种花草和树木。二层楼上,空着几个大房間。如果

你来这里参观，这里的同志就会热情地告诉你：“这些房間就是周总理当日住过的地方”。起义前几天，这里白天夜里都在开会。有一位参加起义工作的同志告訴我們：那时叶挺部队的司令部也是設在这里的；整个旅館都給起义部队租下来了。二楼是起义部队的參謀部，地下住警卫人員，三楼住一般干部，四楼是宣傳部。宣傳部的男女同志每天一清早就成群結队到外面去工作。他們一回来，四楼就成了最熱鬧的地方，又唱又笑，快乐得很。

二十九年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英雄們曾手扶过的木欄杆，今天已經退了顏色；英雄們的脚踏过的木樓梯，今天已經破旧。但是，当日英雄們的笑声和在灯光下討論起义計劃时的激动的語句，却好象永远留在这樓房內——永远留在我們的心里。据省委的同志說，这旅舍正准备修理，改为革命博物館，讓更多的人都能来这里受一次革命的教育。

“八一保育院”是当日南昌市的警察局（朱总司令是当时的警察局長），解放后，改为八一保育院。从前空蕩蕩的大院子，現在已种上花草和树木。在礼堂前面的空地上还修起了一个給孩子們玩耍的紅亭和花园。我們去参观的时候，一群群的孩子們正在那里游戏。当他們知道我們是从“朱伯伯”住的北京那里来的“叔叔阿姨”，又看見我們中有兩位国际友人，就举起又白又嫩的小手来欢迎，有的还在那里拍掌。这些幸福的孩子，这些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們是知道他們的幸福和將来的前途是什么人帶給他們的（保育院的阿姨們不是常常給他們講八一起义的英雄故事么？）。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

孩站在花盆旁边好奇地望着我們，我們中有一位同志走过去故意向她問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呵，小朋友？”她睜大眼睛向那位同志望了一下，接着举起小手，指着入門左边的一栋平房嘟着嘴說：“你沒有看見嗎？那边，就是朱伯伯住过的大房間！”

“朱伯伯住过的大房間”是一間比北京普通的房間大一倍左右的平房，里面空着，没有什么布置。它是朱总司令当日的办公室和寢室。当你站在它的門前，你会想到么？二十九年前，每晚由房子里穿过玻璃窗射出来的灯光，溫暖着多少人的心，照亮了多少人的道路！

“中南軍区文化学校”原为“江西講武堂”，也是朱总司令当日在南昌办“軍官教育团”（有人叫“軍官教导团”）的地方。（我們去參觀的时候还叫中南軍区文化学校，现在恐怕已經换了名称了吧？）象一般的軍事学校一样：这里有广大的操場和一系列列的营房，营房間的过道兩旁种着各种花草和树木，营房的玻璃窗整齐地排列着透露出里面整齐的床鋪。在一栋磚砌的营房里面有一間房屋用木板隔成了兩小間。前面的小間摆着一張旧办公桌、一張旧椅子和几張凳子；后面那一小間摆着一張木板床和一些洗臉的用具。前后兩間中的小門挂着藍布做的“門帘”。这就是朱总司令当日办公的地址，里面的布置是按照当日朱总司令的警卫員的記憶而陈設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块鑲在鏡框里的說明書：“这个院子原是江西講武堂的旧址，第一次国内革命，北伐軍占領南昌之后，于1927年春朱总司令在这里创办了軍官教育团，把战争 中俘虏过来的滇

軍軍官和江西革命青年知識分子約千余人同爐共燔，由朱德同志親自給以革命的軍事政治教育。這批學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革命形勢的激蕩下，經過朱德同志的親自培植，很快把學與用密切結合起來，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實際行動……”後面是教育團建立的功勛和事跡。八一起義時，教育團是主力之一，以後，由教育團出來的許多同志又參加了廣州的起義。全國解放後，朱總司令給這裡寫了一張親筆題詞，現在掛在這房間的牆上，上面寫着：“發揚革命優良傳統，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子固路小學”是起義時賀龍同志的住址。對面不遠的地方（現在的衛生廳），是當日江西反動頭子朱培德（江西省主席兼北伐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的軍部。起義時，附近曾進行過激烈的戰鬥，現在，好多牆壁上還遺留着槍彈的磨擦。我們去參觀的時候，小學生們正在以前作為禮拜堂的教室裡上課。教室左邊有一個小操場，操場後面有一間小樓房。這小樓房就是賀龍同志住的地方。小樓房的主人是個牧師，五十多歲，人很清秀。他拿出兩個帶茶托的茶杯來給我們看。他說：“這是賀龍將軍的茶杯，賀龍將軍走的時候送給我留作紀念的。那時，賀龍將軍房裡常常來一大群客人，有一天，我看見許多人圍着一張大地圖在研究什麼。我當時是中華聖公會的會長，不知道什麼叫革命，只覺得他們很好，待人很和氣，是好人。起義時，賀龍將軍曾經站在房子外面的石階上指揮作戰，操場上擺着機關槍。他們走了以後，我便把茶杯保存起來，我想，這些好人以後一定會回來的。果然，真回來了！”

“八一公園”原是東湖旁邊一個廣場。起義時，隊伍曾在这里集合。現在，代替當日英雄們手上的槍枝的，是一株株隨風搖擺的樹木和一叢叢吐着芳香的鮮花。英雄們用鮮血染過的紅旗，也已成为千百萬條紅領巾戴在孩子們的肩上。南昌的“紅領巾”都喜欢到这公園里來玩耍。每天早晨和黃昏，这里的歌声就越过四面的欄柵，飞到東湖的水波上去，飞到熱鬧的街道上去。

起義的隊伍离开南昌后，反动派在南昌实行大屠殺，成千成百的人民被劊子手抓到城外的荒地上用机关槍扫死了。据城郊的农民說，尸体堆在城外，一个个都发出臭味。以后特务們又在黑夜里偷偷地来抓人，裝进麻袋里秘密地投到贛江里去。为了紀念死難的先烈，最近在城外的荒地上建立了一个“烈士紀念館”。烈士館前面开辟了大馬路和大廣場。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游行的隊伍都在这廣場上集合。

井 岡 山

1

辞別了南昌，我們的汽車在通往井岡山的公路上飞跑前进。汽車走了兩天，才到达井岡山附近的遂川县城。当汽車沿着遂川的河岸奔跑的时候，同行的江西同志便指着远方插在白云中的藍色山峰對我們說：“看，那就是井岡山！”

井岡山在遂川县的西北方，离遂川城一百多里。当年，遂川这一帶都是游击区，紅軍常常出入遂川县城。这里有一条山間大路通到井岡山南麓的黃坳圩。

由于不通汽車，我們是騎馬上井岡山的。一路采訪，走得很慢，走了四天才到达山頂的茨坪村——区政府所在地。沿途乡村的牆壁上，到处都有当日紅軍的标語：“打倒反动派国民党！”“剿灭白匪！”“打土豪，分田地！”“反对清乡联保！”“中国工农紅軍万岁万万岁！”……白匪統治的黑暗时期，人民忍痛在标語上刷上一层黃泥漿；全国解放了，人民又擦去上面的泥漿讓标語重新露了出来。这里的人都觉得自己乡村的牆上有紅軍的标語是一种光荣和驕傲。

在井岡山脚的黃坳圩，小河岸上有一块黑色的岩石，当我

們來到的時候，黃圪圩的老鄉就帶着我們到那里去參觀。“毛主席就是站在这塊岩石上向我們講話的。”一個老大爺滿臉光彩地對我們這樣說：“毛主席講話很會打比方，我們鄉下人都聽得懂。他說：‘大家為什麼這樣窮呀？不是我們命運歪，是那些有錢有勢的地主老爺在剝削我們，壓迫我們。大家要過好日子，就要團結起來，打倒那些好吃懶做的壞人。’那時，平日橫行霸道的土豪劣紳、地主，都不敢出來了。他們躲在床底下，牙齒冷得嗒嗒地响！……”這裡的老百姓都喜欢談論過去的光輝的故事，可以和你整天整夜的談。

由黃圪圩開始，就要爬高山了。由山腳到山上的茨坪村，足足有四十華里。全是碎石子鋪成的羊腸小道。路旁開滿了各種花草，山坡上長滿松樹、桐樹、竹林……。雲霧在山間出出進進，有時蓋着山峰象帽子一樣，有時又繞着山腰象白圍帶一樣。一層一層走上去，每一層的山窩里都有綠油油的稻田和依山建築的木屋或瓦房。這裡盛產稻米、木材。井岡山的百合粉、石耳、竹筍、茶葉也很有名。這是一個很富饒的山區。記得有一張油畫，畫的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井岡山會師，兩人站在荒涼的山坡上握着手；可能作者沒有到過井岡山，不然，一定不會把井岡山畫得這樣荒涼的。

這方圓五百五十里的“井岡山區”，共有四個鄉：茨坪鄉、大井鄉、石溪鄉和凹下鄉；每個鄉都有幾個村。現在有四千多亩耕地（未開墾的荒地不在內），七百多戶，兩千四百多人口。

井岡山東面是江西省，西面是湖南省。山上共有五條出入的小路，人民叫它為五大哨口：即南面的“朱砂沖”，東面的

“桐木嶺”，西面京竹山上的“雙八石”，北面的“八面山”和西北面的“汪洋界”。這五條小路，不是古木參天就是懸崖絕壁。扼守着這幾個哨口，就象古書上常說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當年敵人來圍攻井岡山的時候，紅軍和井岡山的人民在哨口前面的路上埋上“竹釘子”，敵人站在山下不能前進一步。

有人曾寫過詩來形容這五個哨口的險要地形。詩如下：

朱砂沖：——

石崖陡壁挂高山， 朱砂沖來形勢險；
遠看好象老虎口， 近看好比狼牙關。

朱砂沖是開辟在懸崖絕壁上的一條小道，牆壁一樣直立的山腳下流着一條小河。正式叫朱砂沖的地方是一石山嘴，山嘴上凿開了一個岩穴作為道路，故詩上有老虎口、狼牙關這樣的形容。

描寫桐木嶺的詩是：——

青松綠竹滿山峯， 白銀欄上桐木嶺，
嶺高二千六百步， 桐木嶺頭在雲中。

據說，桐木嶺的石級有二千六百個。我們沒有到那里去，所以沒有去數它。

形容汪洋界的詩是：——

山連山來嶺連嶺， 汪洋界來是高峯，
高峯頂上設哨口， 好比把守摩夫嶺。